

共产党员

格布里罗维奇著



0
4
+

共 产 党 員

(苏联) E·格布里罗維奇著

林 欣 群 譯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8·北京

共 产 党 员

(苏联) E·格布里罗維奇 著

林 欣 群 译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89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6}$ • 印張 $3 \frac{1}{6}$ • 插頁 1 • 字数 93,000

1958 年 5 月第 1 版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0 册 定价 (7) 0.35 元

統一書号: 10061 86

Е. Габрилович

КОММУНИСТ

譯自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57年第4期

内 容 說 明

这是一位母亲講述的自己亲身經歷的故事。四十年前，十月革命剛剛胜利，在莫斯科附近沙图拉发电站工地上，来了一位年輕人，他的名字叫瓦西里·古班諾夫。在那艱難的岁月，沒有燃料，沒有粮食，公开、暗藏的敌人到处在进行破坏。母亲叙述了这位工人出身的普通共产党员、真正共产党员瓦西里，怎样得到党和列宁的帮助；怎样不分晝夜地忘我劳动；怎样坚决頑强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不幸的是，他最后在跟反革命分子的搏斗中牺牲了。母亲的故事是动人而又充滿激情的，它向我們展示了新生的苏維埃國家的面貌，向我們描述了苏維埃的新人的誕生和成长，描繪了他們的形象和心灵，爱情和苦惱。

“共产党员”这个为紀念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而創作的电影剧本是非常成功的，它已被苏联文艺界提名为1958年度列宁獎金候选作品。



安紐姐問：“這是講什么的？”
“講的可多啦……”瓦西里不好意思地回答。

但尼斯摸進女工棚里來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安紐妲越溜越低。

安紐妲对費多尔說：“没关系，我不会死……大家怎么样，
我也怎么样。”



火車在無邊無際的曠野上奔馳着，它從車站上的斷壁殘牆旁邊，從被棄置的破車頭旁邊，從那用木板釘起了的水泵房旁邊駛過。車廂頂上扒滿了跑單幫的人。火車從站台旁駛過，站台上擠滿了軍人和普通人，——不過，老實說，你也分不清哪個是軍人，哪個是普通人：大伙全都穿着制服大衣，打着綁腿，穿着便鞋。

敘述者的聲音：我要向你們講的這個故事，是從我母親那里聽來的。她給我講過好多次，但現在仍有許多東西已從我的記憶中失去，年月、姓名記不清了，甚至一些事情也攪混了。可是我將就我記憶所及儘量把它敘述出來。

十月革命過去了，開始了一個艱難的年头。工廠停了工，沒有燃料，沒有電，火車也很少開行。只有那些跑單幫的人倒是在這俄羅斯的土地上奔忙起來……俄羅斯土地啊，它忍受着飢荒，到處是彈痕累累。

就在這危難的日子里，當人們全部思想仿佛都集中在前綫上的時候，列寧決定在離莫斯科不遠的沙圖拉沼澤地區開始建造第一座蘇維埃的發電站。

在我母親的口氣中，這發電站仿佛是一個大極了的、甚至非常浩大的工程，這在現在看來似乎有些可笑。自然，這工程並不大。這只不過是第一個不大也並不新奇的工程。但這是第一個工程，人們

編了歌曲來歌唱它，正如他們歌唱國內戰爭時期的
槍彈、機關槍馬車和那塵土飛揚的道路一樣。

春天，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了沙圖拉。我母親
通常也就是從這裡開始敘述她的故事的。

火車在一個小站上停下來。小站旁豎立着一個路標：“101 俄
里”。人們紛紛跳下火車。

他們沿着往沙圖拉的道路走去，穿過沼澤地帶、稀疏的矮林、
荊棘叢生的灌木叢。他們提着箱籠，拿着用粗布裹着的鋸子和斧
頭，背着工具箱，——他們是木匠和瓦匠。他們穿着皮靴或軍便
鞋，打着綁腿，穿着從帝國主義戰爭的失敗的戰場上殘留下來的襤
褸衣衫——這些破舊的褲子和大衣不知游歷過了多少小市，才被它
們的主人用物品換來或是買來。有許多女人——她們穿着半農村半
城市的服裝。

人群在大路上走着，逐漸分散到小路上去，分散到沙圖拉附近
的一些村庄里去。人群越來越疏落了。現在只剩下寥寥幾個人。

一個穿軍大衣的青年，一拐一拐地慢慢走着。他走得很吃力：
腿在作痛。他停下來，撫摸了一下腿，又繼續朝前走去。



前面远远地在树林的上空，燃起了一片混濁的紅光，在低矮的灰色云层下面閃动。这青年喊住了跟他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一个工人，赶了上去：

“喂，老哥！你是这里的嗎？”

“工地的。”

“你看这是什么？是着火了嗎？”

过路人冷冷地看了看閃动着的紅光。

“着火了……”

“哪兒？”

“大概是泥煤着了……”

跛足青年焦急地問道：

“这是怎么回事——是有人放火嗎？还是怎么？”

“那誰知道……这兒常有的事。也許是烟头燒着的，也許是有人鬧着玩呢。”

“鬧着玩！”青年聳了聳肩膀。“你們这里有住处嗎？外来的有人有地方住嗎？”

“住泥棚子……要不就住到老乡家里去……这里老乡穷得很，他們要錢用。泥窪子里的人！人們靠織粗布和挖泥煤过日子。”

“这么說，老乡家里可以留人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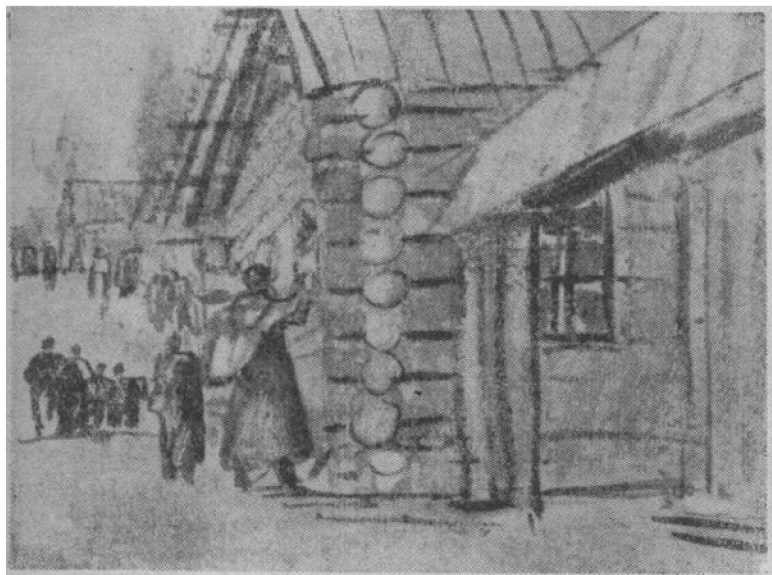
“你敲門問問，也許能留。”

現在，这青年（他叫瓦西里·古班諾夫）在破破爛爛的托尔別也夫卡村的一条小街上走着。差不多每一座木屋旁边都有乘火車到工地来的人在那里請求留宿。但是显然主人不願意容留他們，因為我們看見他們离开窗口又向前踱去。

瓦西里从街上向左拐进一条偏僻的小胡同。胡同里沒有一個人。瓦西里在一家窗上敲了敲。

“別敲了，沒地方！”

他走到另一座木屋旁敲了敲窗子。一个男人的声音問：



“你給什么？”

“給什么？給錢。”

“錢不行……”

又敲第三家的窗子。随着敲窗声出現了一个矮个子的男人，尖鼻子，兩只賊溜溜的眼。

“你吵什么？”

“劳駕，老乡，讓我到你屋里住下吧……我給你糖。”

“我屋里已經住滿了。”

“我腿上負了伤，你明白嗎？我是从前綫来的。”

那男人用眼睛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你說給糖，是真的嗎？”

瓦西里从旅行袋里掏出一块糖。那汉子（他叫費多尔）用牙啃了

点嚙嚙。真的——地地道道的白糖。

“进来吧。”

一間簡陋的木屋。一張桌子，几条凳子，一架織布机。兩個房客在桌子旁吃晚飯（就着一只小鍋子喝着淡淡的菜湯）：一个是年青的斯切潘，另一个是个相貌很古怪的人——留着像神父那样的长頭髮、长鬍鬚。斯切潘管他叫穷神父。

主妇安紐姐在照料他們吃飯。她是个非常年青的女人，穿着件黑上衣、一条黑裙子，头上系着一方小帕子，一副窈窕的、匀称的身材。她走动起来十分平稳，显出不慌不忙的样子。斯切潘的一双小眼睛紧紧地盯住她那結实的、圓潤的小腿。

地板上还睡着一个房客——小个子，穿着士兵大衣，这人是但尼斯。第四个房客——上年紀的、肥胖的謝妙，他坐在屋角里修理皮靴子，正在用笨重的木匠錘子釘靴掌。

“喂，安紐姐，”費多尔說着，把瓦西里給他的糖拿給妻子看。“把行李解开放在那里吧，”他点点头告訴瓦西里鋪在但尼斯旁边的地板上，然后坐下来，拿起杓子。

“你要是在我們这里住下来，就把粮票都交給我，”他說。
“再交点飯錢。”

瓦西里無精打采地点头，看来，他走了这一路已經很累了。

“要是想吃点，就坐到这边来，”費多尔說。“安紐姐，給他一把杓子。”

“不用了，”瓦西里說。

他开始脫靴子。一用力疼得他直咧嘴。

“疼嗎？”安紐姐关切地問。

“有点疼。”

穷神父从上衣里子下面掏出一个酒瓶，給自己斟滿了一杯兌水的酒精，也分了一点給費多尔和斯切潘。三个人一齐喝了。

“喂，瘸腿的！”穷神父吆喝了一声。“你打哪兒来？打前綫来嗎？”

“打前綫來。”

“聽說將軍們拿下了哈爾科夫，是真的嗎？”

“不知道……”瓦西里鋪開大衣躺下。“沒聽說。”

“千真萬確，拿下了！”斯切潘喊着。“不知道！”他用一種嘲諷的語氣重復着瓦西里的話。“正朝莫斯科這邊打哪。千真萬確！”他把頭用力一甩，哈哈大笑起來。

一般說來，他非常愛笑，總是不斷地笑，而且並不是每次都可以看出他為什麼笑。

“你有什么可高興的？”謝妙放下自己的靴子對斯切潘說。

“你不是還想入共產黨嗎？”

“那又怎麼樣……也許我就入……別着急啊！……對不對，安紐姐？”斯切潘說着，在從旁邊走過的安紐姐的背上輕輕打了一下。

“你開玩笑吧！狗東西！”費多爾用尖細的、惡狠狠的嗓音喊道。

“關你什麼？”斯切潘大笑起來。“你反正得讓人家吊死。”

“為什麼？”費多爾不再嚼嘴里的東西了。

“當然啦！”窮神父立即支持斯切潘。“你斗過地主沒有？斗過。”

“那……這，大家都斗來着。”

“所以就將你們大家都吊死。難道還怕樹不夠嗎？……我說得對吧，當兵的？”窮神父轉過臉來對瓦西里說。“有錢嗎？過來喝一杯。”

“不想喝，”瓦西里答道。

謝妙把靴子放在一邊，走近桌子，拿出一點錢。

“喂，給我來點……”

窮神父又把瓶子從衣襟里拿出來，扯着衣服給自己斟上酒，也給謝妙斟了。兩人喝下去。

“真有勁！”謝妙啞啞嘴。“打哪兒搞來的？”

“上帝送來的。”

“上帝給他們倉庫里送來了木板，他就用木板換了酒，”斯切潘哈哈大笑著說。

“住你的嘴！”旁神父向他發起狠來。“你留神點你的舌頭！”

“怎麼？”

“怎麼！我一下給你割下來！”

躺在地板上的但尼斯嘟囔說：

“唉，唉……這些個人哪！……別人在前綫流血犧牲……可他們在倉庫里蹲著……真沒良心！”

瓦西里躺在那裡吸煙。听了但尼斯的話，他頗懷好感地看了看他。斯切潘卻向但尼斯發起狠來：

“你要怎樣？多管閑事！”

“慢著，慢著！”旁神父用威脅的口吻說。“你这是說誰沒良心？……嘿，”他向但尼斯吆喝了一聲。“你說我沒良心？……那麼他們有良心嗎？他們把教堂封了，現在不出殯，不受洗，也不拜上帝。人們什麼都沒有了。”

安紐姐來回奔忙著，收拾餐桌。

“這倒是實話實說，”謝妙說。“沒有焦油，沒有花布，沒有麵包……”

“都像他們這樣，那還不是一偷就光了，”但尼斯在地板上向旁神父那邊努努嘴，嘟囔著說。

旁神父一言不發，忽然用力把一個空酒瓶向他扔過去。瓶子碰到牆上砸得粉碎！

“你是什么玩藝兒？你是干什么的？”旁神父沖著但尼斯吼叫著。“啊？……你是干什么的？都學會這套官腔啦！……”向費多爾：“把他趕出去！”

斯切潘哈哈大笑。

費多爾：“你聽見沒有！……把你……但尼斯……你這算什么？……干嗎惹人生氣？……”

但尼斯：（滿不在乎地朝牆里翻了个身）“好吧，明兒再說……”
斯切潘：（挑逗着費多尔）“你瞪眼看着干嗎？給他来个好看的！”

費多尔——他已經有点醉意——站起来。安紐姐拉住了他：

“不能，費加。”

費多尔：“他干嗎气人呢！”

旁神父：“算了！长不了……上帝，他什么都看得見，他媽媽的！”

窗子被敲得山响。一个人的声音：

“喂！”

費多尔：（还在生气，对安紐姐）“讓他們滾！就說早都住滿了。討厭死了！”

安紐姐：（向窗外）“我們这兒住滿了……早都住滿了……”

窗外的声音：“有黨員嗎？”

大家都靜下来。

安紐姐：“什么？”

窗外的声音：“我說，这兒有共产党员嗎？”

安紐姐（不知所措地）“共产党员？”

費多尔：（暴躁地）“什么共产党员！这兒沒有……”

安紐姐：（向窗外）“这兒沒有……”

“等一等，”瓦西里說。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我是黨員。”

“到管理处开会。”

瓦西里一声不响地走回自己的地方，穿上皮靴。所有的人都惊奇得張大了嘴看着他。瓦西里把軍大衣披在肩上。

“哎，好兄弟，”費多尔嘟囔着。“你这……这是怎么的……你吃点菜湯再走好不好？……”

“不用了，謝謝，”瓦西里說着走出去。

一个嬰兒哇哇地哭着。他的媽媽把他抱在怀里搖：

“啊——啊——啊——啊！……”

但那小孩还是拼命用力地大声啼哭。

这是在一座农舍的帐子后面。沙图拉工地的管理处就临时設在这家农舍里。

屋子里正在举行党的會議——一共七个人，連瓦西里算在內，这就是沙图拉的全部共产党员。

赫洛姆欽柯，工地党的負責人，正在講話。他有点像斯維尔德洛夫——戴着一付有帶子的夾鼻眼鏡，穿着件皮短外衣。瘦削的臉上长滿鬍鬚，由于长久熬夜，臉色显得蒼白。

“不管哪一天，沼地上总是着火，”他生气地用沙啞的嗓音說。“同志們說这是偶然的事……可是，不管怎样，真他媽的！一次是偶然，兩次还是偶然，……还有盜竊。莫斯科发給我們的材料，等到明天你再一看，都跑到小市上去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偶然？！……咳，你把他哄住好吧，我的天！”他对帳子后面的主妇吼了一声。

于是那妇女更加打起精神哼着：

“啊——啊——啊——啊！……”

可是那小家伙却更放开嗓子哭起来。

“我們这一切都有点不像那么回事……”赫洛姆欽柯說，被啼声吵得皺紧眉头。“白匪占領了哈尔科夫。頓巴斯的煤来不了。……莫斯科需要泥煤。电力……可是我們，同志們……”

……他的声音漸漸隱去，又現出費多尔的小屋。所有的人都已睡了：穷神父和斯切潘兩個人合睡在一張鋪上，謝妙和但尼斯睡在地上。帳子后面的那張双人床上，費多尔躺在安紐姐身旁。他睡不着，眼睛不停地轉着——在他腦子里挤滿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安紐姐，唉，安紐姐！”他低声呼唤他的妻子。

“干什么？”

“你听見怎么說那些將軍了嗎？”

“嗯。”

“糟了！”費多尔苦恼地說。“得把那匹花布拿出去，埋在草棚里。那还放点心。听見了嗎，安紐姐？”

“也好吧……”

“唉，老天爷，上帝的僕人們！”費多尔喃喃地說。“把花布先藏在草棚里，等过了降灵节，我上庫爾斯克去把它换了腌肉回来。”

“庫爾斯克在哪兒啊？”

“誰知道！……別其卡打那兒来，說那兒花布值錢。你看怎么样？”他焦急不安地問妻子。

“我也不知道，費加……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在另一个木屋里，小孩还是照旧拼命啼哭。赫洛姆欽柯說：

“同志們，我們必須在哪一方面都有一个敏銳無情的党的耳目。阿夫捷耶夫要到馬廐去，那兒在你鼻子跟前就有人偷东西。我說的對嗎，亞历山大·瓦西里耶維奇？”他轉向工地主任說。

工地主任亞历山大·瓦西里耶維奇·濟姆尼，是个身体結实的汉子，长着濃密的鬍鬚，严肃而沉默寡言；他說：

“我看是这样。”

“还有这位新来的同志……你叫什么？”赫洛姆欽柯一面問，一面打开瓦西里的党証。

“古班諾夫，”瓦西里站起来回答。

“你能干什么？”

“能做鉗工……要不，做木工也行……挖土……我什么都行。”

“会看秤嗎？”

“什么秤？”瓦西里摸不着头脑。

“什么什么秤？称分量的秤。”

“称分量干嗎？我是工人，又不是司秤員。”

“你既然是工人，那就到倉庫去工作吧。”

“我上你們的倉庫里干嗎去？！”瓦西里发起火来。“你們這是嘲笑我，是嗎？我过去流过血，現在讓我卖青魚！！……我不干！把党証給我！”

“流过血！”济姆尼忽然大吼起来，他的声音这样严厉，使得大家吓了一跳，一齐把眼睛注視到他身上。“在前綫上！那我們呢，照你看，是在这里鬼混，是嗎？！流过血！快給他跪下吧！……把党証还給他！”他向赫洛姆欽柯喊道。“不願意，就算了！”

但是赫洛姆欽柯推开了他的手，用一种在这个瘦弱、有肺病的人身上看来显得十分出奇的强有力的声音对瓦西里說：

“你到倉庫去。明白了嗎？”

沼泽地帶的潮湿的、霧濛濛的早晨。窄軌的小火車噴着汽駛过去，随着它，我們也从一望無边的泥煤田旁駛过，在泥煤田里，有

